

## 旧光阴里的老房子

□周衍会

每次回老家，经过小镇中心大街时，我总会不自觉地朝那条胡同里张望。那里有一所我住过五年的老房子。流年似水，很多的往事，湮没在时光深处了，但那所房子让我一直难忘。

我结婚后，一直住在老家，单位离家较远。后来，父亲托人在镇政府借了两间房子，我们便搬了进去。

房子很小，但有个大院子，一条水泥甬路，通到南面的一个小厦屋。甬路右侧是一小块菜地，我住进去时，荒草有半人高，还是父亲利用一个周日，帮着给清理出来的。

刚开始，周末们还是回老家住。父亲也在小镇上班，中午偶尔过来吃饭。我就是从搬到这里后，才开始学着买菜、做饭的。夏日中午我会在冰箱里冷藏几瓶啤酒，父亲吃完饭就回单位休息。院子里的菜地，父亲早早就平整好了，种上各种蔬菜，有黄瓜、西红柿、油菜、菠菜等，用一根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浇菜，那菜竟也疯狂地长起来了。

为了看门，我们在院子里养了一

条狗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就长得又高又壮。后来因为小厦屋里有老鼠，我便从集市上买了老鼠药。谁知有一天狗挣开了链子，结果误食了鼠药。虽然养的时间不长，但这条狗的非正常死亡，还是让人很伤感。从此，我们再也没有养过狗。

妻子怀了女儿后，我们便大多时间在小屋里住了。晚饭后，我陪着妻子到外面散步，有时到镇政府大院里走走，那里面有个花坛，还有一个水池，养着荷花，花间有鱼。但大多时候，我俩沿着镇政府门外的马路，往南走。彼时车少，我们沿着路一边走，一边说着话，看风景。走不多远，就是野外了。夏天晚上公路两旁的树上，有刚出土的知了猴，摸知了猴的人比知了猴还要多。

女儿出生后，大多时间放在老家，直到要上幼儿园了才回到我们身边。记得那时，她常和几个小伙伴在街门前，用手扫起细沙土，吐上唾沫，做成蘑菇状，谓之“拍蘑菇”，这是她在老家学的游戏。女儿穿着小纱裙，扎着两个小辫儿，手上有泥，脸上有灰，

是个土气的柴火妞儿。

对我来说，记忆最深刻的，还是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灾。记得放了暑假，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，院子里的水没过脚脖子，开始往屋里灌，且雨还在一直下。我在屋门口堆上了沙袋，电视上关于南方洪灾的新闻铺天盖地，我们在房子里也提心吊胆，担心这小房子有危险……那时，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：将来一定要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大房子，让家人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。

第二年暑假，我调到了另一家小镇。到年底妻子也调了过去。在新单位，刚好建了一批家属房，三间大瓦房，功能齐全，相比那所逼仄的老房子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快三十年了。我辗转了几个单位，也搬了好几次家，居住条件越来越好。但不知为什么，随着年岁渐长，我却经常想起旧光阴里的那所老房子，感觉特别亲切。那是我结婚后的第一个家，装满了很多难忘的记忆，给过我一段简单平静的生活。

## 庄户人的立秋

□邓荣河

在我的潜意识里，立秋属于乡下，属于终日与庄稼打交道的那些庄户人。对于勤劳朴实的庄户人来说，立秋是个令他们舒展开眉眼的节气。立秋，不仅意味着叫人难熬的暑气开始接近尾声，同时，那些令人欣喜的收获，也开始渐渐初露端倪。有的，甚至有了像模像样的雏形。

在城市，立秋立在梧桐叶由绿转黄的叹息；而在乡下，立秋则立在汗水淋漓的农历。“秋后一伏热死人”，立秋时节，尽管早晚已经见了几分凉意，但仍然可以见到“秋老虎”的身影，酷热仍是天地间横行无忌的旋律。面对这样的旋律，悄然而至的立秋，俨然就是个刚刚学步的孩子，孱弱得很，根本没有多少奔跑的力气。走不了几步，就绊倒在庄稼地中，就淹没

在浓密的草丛里。

在八月，在一片葱郁的八月，最口讷的汉子，也会拥有源源不断的话题。随便拣拾段汗津津的日子，就是昨天挥汗如雨的继续；任意敲打一块土地，都会回响起不再是秘密的秘密——正匆匆走来的，是那些拔了节见了粒儿的希冀。庄户人的立秋，庄稼以外还是庄稼，希冀之外还是希冀。

农谚说“立秋十天遍地黄”，黄也罢，绿也好，总之，在庄户人的眼里，立秋是个充满希望的节气。无论是房前屋后黄澄澄的鸭梨，还是结了荚的大豆，或是抽雄吐丝的玉米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向庄户人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：收获，不再是个青枝绿叶的概念；收获，拥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内涵。

如果乡下的秋天是一部厚重的传

奇，那么立秋就是这部传奇中最提心吊胆的章节之一：泛滥的洪水，无情的旱魔，肆虐的虫灾，都会令这传奇在不知不觉间打下折扣。随着现代化农业的普及，如今的庄户人虽不再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但他们不敢享受片刻的清闲，他们会时不时地到村前村后转转，到田间地头看看。只有看到那些庄稼仍旧按着预期的样子发展，才会得到片刻的心安。

当然，庄户人的立秋也不乏世外桃源的风情。别的不说，单单那些叫声各异的秋虫儿，便是遍布乡村夜晚的乖巧精灵。没有灵感，没有即兴创作的灵感；只有激情，一种唱彻初秋之夜的激情。或霸占院落一角，或栖息草间秃地，或呼朋引伴，或打情骂俏，或孤“虫”自赏。直叫得圆月儿扯片云彩盖起头脸，直闹得星星儿无奈何闭起了眼睛……

庄户人的立秋，是诗，是一看就懂的田园诗；是画，是酣畅淋漓的大写意。

## 穿裙

□赵国培

早先，  
她嘴巴子  
搬到耳朵根：  
“天热赛老虎，  
也不能  
亮胳膊露腿  
满世界去丢人！  
俺们年轻时  
洗脚  
都背人……”

昨晚，  
她把孙女换下的  
那件  
偷偷穿上身：  
“好凉快！  
可恨那旧一套，  
裹人身上  
多少年，  
憋闷死  
多少代人……”

## ■作品欣赏



## 瞭望

□赵蕤 摄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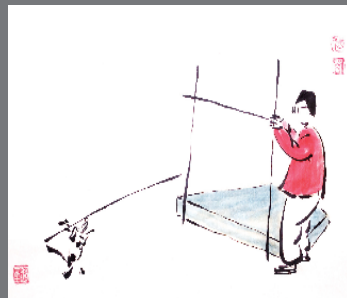
## 纸鸢飞

山前惠风起  
鸢纸戏云移  
天写无邪字  
自然传讯息



## 春练早

河边风摆柳  
岸上玉兰秀  
春养草花肥  
咱来健身瘦



## 自挑战

提气纵身跳  
奋飞龙跃门  
虽非吾本项  
功后便称神



## 也如此

旋腾非自愿  
何况再加鞭  
闲客一时乐  
其实常这般

#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